



巫溪宁厂古镇 据重庆日报

## 一 巴盐盐巴

明代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·作咸》篇中说，大自然有风、暑、湿、燥、寒这五气，导致产生辛、酸、甘、苦、咸这五味。人体需要的五味中，辛、酸、甘、苦这四味长期没有都不会引发什么问题，唯独咸味只要十天半月没有，人就会打不起精神，甚至手无缚鸡之力。

人类在茹毛饮血时代，对盐分的摄取直接来自动植物，尚无异常。生食变熟食和进入农畜牧社会后，碳水化合物能直接为人体提供的盐分极少，必须额外摄入，方能维持肌体平衡。古人往往是通过偶然的食用体验，或者追踪动物行迹时，发现流出地面的盐泉，裸露在外的岩盐或盐土而食，补充体内所需的盐分。

先秦时，我国已有海盐、池盐、井盐、崖盐四个盐种的生产。海盐产在青州、幽州、吴国、越国、闽越等地，池盐有安邑盐池、羌塘盐池、哈姜盐池、茶卡盐池、凉州青盐池等地，井盐产在巫峡国、巴国、蜀国等地，崖盐有凉州盐山。春秋战国时，食盐主要依赖于齐鲁吴越海盐，河东池盐以及三峡地区的巴盐。

远古时代，渝东、鄂西一带的天然盐泉有重庆巫溪宝源山、彭水郁山伏牛山，湖北长阳清江三大天然盐泉，所产之盐或名巴盐，或名盐巴。而宝源山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盐泉，距今有5000年历史，仍流淌不息。上古时期至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发明深井采卤技术前，整个汉中盆地、两湖盆地、四川盆地、武陵山区、乌蒙山区、云贵高原等地的食盐，主要靠巴盐供应。盐泉是最早的中国富库，宋代曾任大宁（今重庆巫溪）知监的宋永孚在《盐泉》中写道：“一泉流白玉，万里走黄金。人事有因革，宝源无古今。”描写了当时盐业带来的巨大利润，使得巫溪等地十分富足。

巴人（廩君巴人）先是替巫峡人和巫咸人（丹山巴人）售盐，后逐渐控制了三个盐泉。为了巴盐外运，巴人仅在巫溪、巫山一带就先开辟了4000里山道，400里水道，300里栈道。

## 二 巴人立国

划着独木舟，腰插柳叶剑，黄皮肤，铜额头，身材矮小、机智灵活，穿行峡江、渔猎行盐，古人誉巴人为“水上流莺”。

夏朝时称巴地为“巴方”，商朝时称“巴奠（甸）”。巴人向商朝年年纳贡，岁岁服役，也曾不甘压迫，奋起反抗。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妇好墓中曾出土过商王伐巴方的卜骨。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巴人参与了周武王伐纣，由于巴人英勇善战，迫使商纣王军队阵前倒戈，商朝灭亡，西周建立。巴氏因功获封子爵，首领为姬姓宗族，称巴子国，简称巴国，即文史学者所言之宗姬巴人。

此时，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陕南的汉水上游，南及大巴山北缘，东至襄阳，春秋时有所扩展，与蜀、楚、邓、庸等为邻。随着楚国在南方崛起，宗姬巴人开始受到楚国的侵逼，逐渐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干流，再进入峡江地区，数百年间融合了丹山巴人、廩君巴人、板楯巴人等诸多部族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，先后在枳、平都、江州、垫江、阆中立国。

山高谷深、江流湍急、地势险要、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，造就了古代巴人原始朴素、劲勇强悍、无所畏惧、乐观豁达的个性。巴人先祖们也并未坐享其成，死守渔盐之利，而是胸怀天下、放眼四海，逐鹿群雄、问鼎江汉，春秋时曾多次发动军事和经济扩张，开疆拓土、壮大实力。（《春秋左氏传》杨伯峻注）

○中国最早盐泉在巫溪宝源山，距今5000年

○巴人运盐曾开辟4000里山道、400里水道、300里栈道

# 西陵峡有长城 建在孤峰险岩上

□铁笛



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进程中，盐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，甚至曾一度谁占有盐池谁就拥有天下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，炎黄两个部落为争夺中原农牧之地和解池控制权曾水火不容，长期混战。阪泉之战，黄帝三战皆胜。炎帝部落为了避免与黄帝和蚩尤两线作战，才与黄帝结盟，在涿鹿斩杀蚩尤，共同获得整个中原及解池的控制权。

黄帝取代炎帝，统一华夏。此后尧都平阳、舜都蒲坂、禹都安邑都先后选择在盐池附近，夏都阳城（今河南登封）、商都殷（今河南安阳）、东周都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距盐池都不远。解池所产池盐称潞盐，通过一条条盐道运向四面八方，史称“西出秦陇，南达樊邓，北极燕代，东逾周末”，市场已扩散到今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等地，为控制盐池的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。

春秋时期，巴人为了“夺盐之战”，曾在西陵峡建了一百余公里的“巴楚长城”作为军事塞障，蔚为壮观。



宁厂古镇的盐泉 据重庆日报

## 三 巴楚争盐

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，巴国统治阶层开始变得骄奢淫逸，不思进取，国力大不如前。楚国趁机向巴国大举进攻，开始了经营西南的事业——夺盐之战。楚国不断向西进逼，巴国步步败退，接连丧失大片国土。
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巴楚数相攻伐，故置扞关（今重庆奉节）、阳关（今重庆涪陵）及沔关（今陕西汉中）。”为了防御楚国进攻，巴国修筑了多处要塞，在湖北宜昌长江西陵峡上一百余公里的地域内，至今可看到一座座孤峰险岩上成线排列着用块石垒成的军事塞障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巴楚长城”。

周之季世（公元前377年以前），巴国曾发生内乱，将军巴蔓子请楚国出兵帮助平乱，并许以三城作回报。楚王出兵，平息巴国内乱，遣使索要三城。蔓子说，全靠楚国的帮助，渡过了难关。之前许给楚王的城池不能给了，你只有把我的头拿去谢罪。然后自刎，把头交给使者。楚王叹曰：“使吾得臣若巴蔓子，用城何为？”乃以上卿礼葬其头；巴国葬其身，亦以上卿礼。

据传许割三城之中包括有鱼邑、巫邑（今重庆巫山），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地，更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，故巴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，也要力保住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，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。贞观八年（634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感于临江县巴蔓子、颜严等忠勇之士辈出，遂改临江县为忠县（今重庆忠县）。

借兵无异于引狼入室，既暴露了巴国的虚弱，也刺激了楚国的贪欲。或许楚军进入巴地平乱后就未曾撤离，而是常驻。楚肃王四年（公元前377年），楚国攻占了清江流域，占据了巴国清江盐泉。同年，巴蜀联军伐楚，蜀国攻占了兹方（今湖北松滋），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，击败巴蜀联军。楚在其西境筑扞关，护卫清江盐泉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

楚宣王九年（公元前361年），楚国再次出兵，攻占了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（今渝东南），占领了伏牛山盐泉。“孝公元年……楚自汉中，南有巴、黔中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伏牛山盐泉的丢失，巴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受重创，国力更加不振。

楚威王元年至十一年（公元前339年至329年）楚国把兵锋指向宝源山盐泉，很快攻占了今重庆巫溪、巫山、奉节一带，置巫郡。随即楚军自枳邑（今重庆涪陵）西进，攻下阳关，攻陷巴国都江州（今重庆渝中）及其北的陪都垫江（今重庆合川），另遣庄骄率军绕路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。“楚，天下之强国也……西有黔中、巫郡……地方五千馀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”（《史记·苏秦列传·西南夷列传》）。此时，楚国国力达到顶峰，成为地跨长江南北的泱泱大国。

巴楚争盐，历数十年。楚国先后攻占巴国所属清江、伏牛山、宝源山三大盐泉和巴人在云阳、开州、忠县等地发现的其他水下盐泉，最终楚国完胜。

秦惠文王九年（公元前316年），秦灭巴。两年后，秦置巴郡，张仪首筑江州城。秦楚兵锋相接。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协会会员）



平锅制盐